

年七十六 選說小篇短

李昂
編

陳映真
陳鏡花
蕭 颯
宋澤萊
洪醒夫

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目錄

鄉選時的兩個小角色	散戲	洪醒夫	二四三
我兒漢生	蕭 颯	宋澤萊	一八九
微細的一線香	陳鏡花	蕭 颯	一五三
夜行貨車	陳映真	陳映真	一一五
終戰の賠償	李双澤	李双澤	五九
編選緒言	李 昂	李 昂	一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定價 \$90

編者：李 昂

發行者：財團法人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八九～三號

電話：三三一三七六三・三一四三六七九

出版者：書評書目出版社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八巷十五弄五號

電話：三五一六六〇八・三四一二六二四

劃撥帳號：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

印刷者：逢時印刷廠

板橋市長安街138巷7弄65號

電話：9617433

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二版

有版權・勿翻印

內頁・繪圖 丁 大

編選緒言

李昂

沒事的時候，我想我相當喜歡看書，看的倒不是經史子集經典名作，也不是經濟、哲學等方面大文章，無非是些閒雜書籍。小說，尤其是我最喜好的。

大致說來，我看小說的速度可以說很快，如果覺得需要，當然會回頭看第二遍。再者大概由於我自己也寫，是「個中人」好像比較能體會一些節骨眼處作者所花費的心思，這時候的會意，真是十分快樂。因着這些原因，家中所訂的中國、聯合兩報副刊刊載的小說，我都曾讀過，更不用說定期出版的文學雜誌了。所以當書評書目在相當匆促的情況下，要我編選六十七年的年度小說選，我沒怎麼考慮就答應了，總以為去年有那些好的短篇小說，大致都有了腹案。

倒是接了這工作，才覺得責任重大。當然，對一篇小說的好壞取捨，可以說相當「個人」，但至少，我必需大致讀過去年一年來發表過的小說，才可以「很個人」地說：我要選此而非彼。然而，在如此匆促時間下，這絕對不可能。最後，我只有要幾位一向在欣賞方向比較一致的朋友，對除了中國、聯合二報副刊外的小說加以推薦，再自己作最後決定。

一開始要選小說，我很快考慮到「夜行貨車」和「打牛浦村」，但書評書目方面有意見，他們以爲「打牛浦村」長達四萬多字，是否算「短篇」？並提醒我：一向選的，是年度「短篇」小說選，中篇不在範圍內。

這牽涉到的，恐怕又是一個「個人的」問題。就我個人以爲，「打牛浦村」在結構、形式上還是短篇，大概只能說是「超級短篇」，但並不能稱得上中篇。對這個問題，我們很快獲得解決：讓步的是我；並非我同意「打牛浦村」不是短篇，而是如選這篇作品，再加上「夜行貨車」，兩篇小說大概就有八萬字，足夠佔掉一個選集的大半以上，還談選什麼其它作品？宋澤萊是近來年輕作家中十分傑出的，作品產量亦十分豐富，經過再次考慮，我選了「鄉選的兩個小角色」，取代「打牛浦村」，但對「打牛浦村」這樣一個近來少見的優秀作品，我以爲，還是值得在此特別推薦的。

如此我初步先選了以下作品。

陳映真：夜行貨車（革新第五期臺灣文藝67、3）

宋澤萊：鄉選的兩個小角色（三十七期雄獅美術67、7）

七等生：散步去黑橋（復刊第四期現代文學67、6）或迷失的蝶（67年9月1、2、3、4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洪醒夫：散戲（67、9、16聯副）

李捷金：窄巷（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李双澤：終戰の賠償（革新第四期臺灣文藝67、1）

潘壘：鋼血（67年10月10、11聯副）

陳鏡花：微細的一線香（67、5前衛叢刊（一））

蕭颯：我兒漢生（67年6月27、28、29三日聯副）

接着要解決的是七等生的兩篇小說該選何者？「散步去黑橋」是七等生作風改變的一篇極成功的作品，可以說是「一個「入世」的七等生，用的仍然是七等生的眼光，看的却是社會的轉變，因而形成小說中一種特殊的魅力——絕不是目前大量粗糙的反映現實問題的作品可以比擬。另一篇發表於中國時報的「迷失的蝶」，在小說藝術的成就上可以說極其完美，尤其是我極珍愛的一篇作品。考慮再三的結果，我選擇了「迷失的蝶」，所持的理由，是最不

是理由的理由——我直覺中的喜好。

選時我即知道在篇幅方面恐怕還要考慮，算算字數，果真我面臨了另一個問題。去年的短篇小說不僅好作品很多，同時在長度方面，都遠遠超過以往，二萬字以上的作品相當普遍。近年來促使作者們需要用較長的篇幅來處理他們的題材，是整個臺灣短篇小說發展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特色，自然與當前的社會關係密切，然這問題牽涉很廣，恐怕不適合在此深談，我只想大略談談這特點在今年小說上展現的意義，以及對往後小說可能的影響。

當回顧過去，從蔚為風氣的當時主要文藝潮流的從事者，我們很明顯的看出，有許多人一直存有臺灣不如「世界水準」的觀念。二、三十年來生活在臺灣，却眼觀「世界」，心存西方，不願認可臺灣本土的問題為問題，一切俱要是巴黎派、紐約派。這種外來文化沙文主義的心態，當然使得作者不願顧及所居處地方的環境狀況，而寧願將自己的藝術，架空建構在別種文化上。這樣不來自土地滋養的藝術，自然不可能茁壯，更不用談「偉大」了。

近年來，我們很欣慰的看到這種外來文化沙文主義的心態慢慢在破除，我們的創作者開始注意到身邊的問題，從一套西方的××主義、文化下走出來，不再只顧個人的呢喃，開始關懷自己的本土與現象。而這時期，臺灣社會也正面臨快速轉變所產生的問題，正供給作者最好的題材。使得過去小說的萎縮現象，轉換成新入競出，好作品屢見不鮮。作品的長度，

也隨着在反映這時期的現象，落實在一個有根源的現實寫實層面，有了輝宏的氣度，當然需要更長的篇幅來容納。照今年可以產生這麼多優秀的氣派蓬勃的好作品，我願意相信，隨着這整個潮流的發展趨向，期望一個偉大的長篇是可以期待的。

再回來談我編選時面臨的問題，那即是在選定的九篇作品，字數遠遠超過二十萬字，出這樣的集子，自有諸多不便。我作了再次的考慮，覺得在這些選出的作品中，也不見得是不能刪除，再三比較的結果，我選出「夜行貨車」、「鄉選時的兩個小角色」、「終戰の賠償」、「散戲」、「我兒漢聲」、「微細的一線香」六篇作品。在書中依發表日期的前後秩序排列。

選定的這七篇作品在選集後都會附上一段短評，在此不特別討論。倒是另三篇作品，李捷金的「窄巷」、潘壘的「鋼血」與七等生的「迷失的蝶」，都有其特色，在此，我希望提出來簡短的談談。

李捷金是我從國外回來後才注意到的新作家，這樣的一個年輕、尚在大學就讀的作者，竟然寫出「窄巷」中那種十分滄桑的筆調和感覺，實在是十分令人訝異。李捷金和宋澤萊，可以說是我個人最喜愛的兩個年輕作家。至於不用「窄巷」，是因着它的題材與表達形式比較上有限制性。特別是它的表達形式，用來處理小說中那種過往的生活、感情，十分貼切。

但我不免要問，這種表達形式，當作者用來處理另一種題材——比如說步調快速的現時生活，會不會因着它原有的一種固定的小說基調，造成一定的限制與阻碍，使作者侷限其中難以發揮？

不選「迷失的蝶」，我個人覺得十分心痛。但考慮到七等生已是一個成名作家，作品一直受到廣泛的注意。而編造年度小說選，除了選出好小說，多少含帶鼓勵意味，希望着年輕作家繼續寫出更好的作品。我只有對七等生感到十分歉然，但相信他會諒解的。對已收入七等生「散步去黑橋」一書的「迷失的蝶」，我相信，它的價值一定不會被忽視的。

至於潘壘的「鋼血」，一開始決定要選，就有朋友反對，我倒一直十分堅持，孤苦無援下，幸而鍾肇政先生對此小說給予甚高的評價，我才不致被笑為「沒鑑賞力」。鍾先生曾笑稱「鋼血」通俗，它的確是通俗，但通俗並不一定就使一篇小說成為壞小說，處理得好反而可以為特色。我以為「鋼血」展現出一種小說的新風格與新形式，那即是將報導的方式溶入小說創作中，造成它的易讀、易懂，以及最重要的：一種鮮明的小說步調(Pace)，和有力明確的節奏。「鋼血」這形式在臺灣小說裏不甚常見，但在其它地方的作品中，不難看到這種小說形式能有的功能及成就。至於決定刪去「鋼血」，為著作者長期居留海外。我不是一個有強烈地域觀念的人，但在編選這樣一本年度小說選，我個人却以為，在島內面對問題、辛

勤於創作的作者，值得我們這本書佔多數比例的讀者——也即是臺灣的讀者——的熱切鼓勵與支持。當然這並不意指我排斥海外的作品和作家，只要是海外有好作品，不管是在小說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或能引起大多數人的共鳴，我都會很願意選取。只不過我要說明一點，那就是當有兩篇作品好壞水準相差不多，而我必得作取捨時，基於上面提及的理由，我會選取本地作家的作品。

雖然，由選出的作品可大致代表我對小說的看法，我還是希望再談談編選這本年度小說選，我個人有的準則。

大致上說，我相信自己對藝術的口味不會保守，而我最不願忍受的是作品缺乏才華。由此作基礎，當我評定一篇作品時，它的藝術水準會是我最先考慮的。一篇只是主題正確，具有在一定的程度內反應現實的小說，如果本身根本毫無藝術水準可言，我不願意承認是篇好小說。當然我要補充的是：如同我一開始即說的，我對藝術的鑑賞力應該不致保守，對何謂「作品藝術水準」，有一定的認識，因而包容力相信是相當大的。在此，不是要長篇大論我個人的藝術觀的時候，我只想強調：藝術水準，並不一定指少數有鑑賞力的人能懂得的才叫藝術，才叫水準，它也可能是找出另一種表達形式，而這種表達形式同時不會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品。

另外，除了作品的藝術水準外，它的時代意義，也是我會考慮到的。一個偉大的作品，

一定是反應了它的時代精神、問題，以及風貌，然由此它會觸及人類恆存的普遍狀況。現階段的臺灣處在相當快速的轉變時期，一個有良心的作家，自不應該忽視社會演變過程中顯現出來的現象，因而，一篇作品是否對當前社會有存在的意義，有應具備的功能，是我編選作品的另一個重大準則。而我相信，一篇能有社會意義、功能的作品，本身一定先得是篇好作品，也即是說：具備了藝術水準，否則，如果藝術先不成爲藝術，還能談它的什麼功能、意義呢？

如此，我選了個人意見中的六十七年度小說選，在作這樣一件工作，自有其不足之處。然而我要說，在謹慎小心與慎重來說，我是盡了最大的能力了。

於此編選的工作告一段落之際，我要感謝作家們以及刊登並出版了這些作品的報刊雜誌及遠景、爾雅兩出版社的慷慨和熱誠，允許我選錄他們的作品，使本書能順利的編成，並吻合個人的預想，使本書儘可能地真正具有代表性。

李 昂

六十八年二月底

終戰の賠償

李双澤

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鹿兒島戰歿遺族」一行二十六人，正在豐田牌冷氣豪華巴士裏伸着身子，除了一個七老八十穿着一身全黑的和服的歐巴桑和兩個上了年紀的歐桑，其他的，都是年輕人。其實說年輕也不年輕了，算是戰後的少壯派吧？

臺灣過來的黑牌導遊陳樣用指甲輕輕的敲着麥克風說：「嘛西嘛西。馬尼拉——芭山漢九十六公里是㗎。……彼時皇軍の玉碎㗎……米軍㗎……聖戰終止㗎……」

我在前座翹着二郎腳哈着煙。沒我這個掛牌導遊的事。我唯一比較累的工作就是當車子停下來時候，我可得一馬當先的跳下去，把導遊執照大大的掛在胸前，那是老爸花了一萬披索買來的。然後立正半彎腰哈在車門外，恭候客人下車。等客人集合完畢，再跑向前把小旗子一搖，吹聲哨子說：「嘛西嘛西，都是！」領着客人蜻蜓點水的幌着走——其實我蠻喜歡帶日本人出來，他們從不會走失，不但秩序井然，而且排起隊來還自動看齊，甚至到猫仔間捉猫仔打炮的時候，也是魚貫而入，從不爭先恐後。

陳樣繼續在說他什麼皇軍嘍，米軍嘍，聖戰嘍，玉碎嘍，說得口沫橫飛。我回頭瞥瞥那兩個歐桑，他倆並排端端坐着，雙手放在膝上，像個小學生在聽老師上課，同時不斷的點頭說：「說的是嘍！」我對他倆善意的笑了笑。摸摸口袋裏的兩百五十塊錢美金，回過頭去，也隨着陳樣的嘍嘍點點頭來。

昨晚十點鐘在機場接了這團日本客人。一下飛機，領隊——也就是兩個歐桑中的一個，翹着小姆指輕飄飄的飄到我跟前，溜溜的望着我。

「五十美金！」我童叟無欺的大聲叫着。

「停沼？」他低聲問是不是休息？

「不！」我帶着大拍賣的口氣說：「窩入奶肚——過夜。」當然，除了那老歐巴桑外，我們

全體做了一次夜市觀光，不久，他們就各自帶開。陳樣和我愉快的數着美鈔，我們一人分了二十五張十元大鈔。我最喜歡美鈔，尤其是喜歡上面的口號——淫膏威穿死脫，我們信上帝！

陳樣像精工舍一樣精準，當車子開上高速公路的時候他還開始講到：「彼時米軍の飛行機喋……二十四小時投彈……火器集中……噴火……毒氣……化學劑……包圍……皇軍奮戰喋……。」除了那兩個老歐桑和那個歐巴桑不時驚呼：「那尼？」之外，少壯派們幾乎都沉沉入睡了。

車子沿着國家二十三號公路飛馳，陳樣像國際牌卡式錄音機一般的繼續介紹當年激烈的戰況，催着我陶陶然的也進了夢鄉；頰邊似乎還留着昨晚貓仔間老板奉送的肉彈的香味……

我及時醒了過來，當陳樣大喝：「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時候，我不用看也知道車子轉入了芭山漢山區。

柏油路被輾得滋滋作響。芭山漢河在左邊輕輕的流，岸邊結了纍纍的椰子。番仔們爬到椰樹上，一顆顆的摘下來往河裏扔，一堆一堆的，用穿了竹筒的尼龍細繩子圈起來，牽在竹排子後面。山谷裏響着小火輪的嘖嘖聲，小火輪拖着一條條的大杉木向下游駛去。車子愈爬

愈高，顛顛的走進了黃土路；路很狹，迎面來的多是運杉木的大卡車。

「都是！」陳樣叫司機停了車：「芭山漢強枯如是噢！」他叫道：「這就是芭山漢叢林啦！」

我倆合力把鹿兒島遺族們趕進了莽莽的「強枯如」去，柳暗花明的轉了轉，就到了一塊大石碑下。石碑上端端正正的刻了「忠魂碑」三個楷書，下款是「鹿兒島終戰紀念會支會建立，一九七二年二月」。上百個杉木牌子，蒼白蒼白的上面龍飛鳳舞着一大堆大郎次郎左藤右藤一二三四上下前後之類的日本名字。

遺族們合十的合十，燒香的燒香，頂禮的頂禮；死番仔鬼也拿來了香油簿要添香油，領隊的歐桑提起墨汁飽滿的羊毫，大筆一揮捐了五萬大圓，花花綠綠的鈔票一疊又一疊送過去。

「拿來！我們的糠米腥。」我堵在林子後向那數着鈔票的番仔頭要佣金回扣，拿回了兩萬五大圓。「操你屁眼。」那番鬼在我背後悻悻的罵。「幹你娘！」我上了車後回了他一句。

車子反常地又繼續往上爬。我也懶得問陳樣今天有什麼特別節目，反正在這深山裏也弄不出什麼賺錢的名堂來。

大河在脚下蜿蜒向西流入大湖，一片深綠的熱帶原始森林，從大湖邊一路向山上鋪了過來。

陳樣興冲冲的先我跳了下去。「嘛西嘛西，都是！」我隨着遺族們跨進了「清泉鋸木、伐木關係企業公司」的大門。

遺族們團團圍着老歐巴桑，老歐桑對着一塊新立的石碑，石碑上覆着一方黑布。「拜託拜託，」陳樣領了個短短胖胖，紅光滿面的人擠進場子裏來，往石碑旁邊站定。

「施清泉大佐是喫！」一陣掌聲和高呼：「大戰時米軍混成旅特遣隊司令！」我看看這個肥短漢子，六十開外，穿着呂宋番常穿的麻紗鑲花白色禮服，番薯似的手臂，握得緊緊的大拳頭，胸部寬厚極了。如果不去注意他那金邊眼鏡後燦燦的小眼睛，可以說他是十足的呂宋番。

「大佐」向站在碑前的歐巴桑深深的鞠了一鞠，又環向衆人點了點頭致意，遺族們一一回禮如儀。

「……松田君の友……戰時……游擊隊司令の施君……終戰紀念……松田君の希望……人類永久和平……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喫！」陳樣大概是在替施「大佐」說開場白，遺族們紛紛向大佐彎腰道：「感謝，感謝。」

歐巴桑顫顫的打開了一個黑布包袱，上面印着一個奇形怪狀的圖案，裏面包着一玻璃盒的菊花，我湊近了陳樣，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好歹還是個貴族呢。」

「大佐」把石碑上的黑幕輕輕的揭起來。

「前日本皇軍松田義一大尉之墓 一九七七年春重修 晉江 施清泉敬立」

歐巴桑繼續顫着，兩個歐巴桑上前替她把花獻上，回轉身就唱起了淒愴的歌來。

「君が代進行曲。」陳樣低聲的對我說，咀巴喃喃的動着，算是合着遺族們唱。

「你會唱嗎？」我問陳樣。

「當然會……。」

「戰爭是人類無可避免的悲劇！」大佐的聲音很低沉，但是很響，他走到歐巴桑跟前說：「我不殺伯仁，但伯仁却爲我而死！」陳樣瞪大着眼睛，顯然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句話譯成日文，

「哦！」大佐頓了頓說：「義一兄雖然是求仁得仁，可是却是因我而死！」

這句話譯了過去，遺族動容。

大佐示意衆遺族們繞碑一週，我伸了伸頭，只看見碑後又刻着屁股大小的「成仁取義」四個字。大佐伸手扶住了歐巴桑：